

“行为戏剧主义”理论视域下历史事件 政府道歉策略分析

——以美国政府就“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事件道歉为例

甘莅豪

摘要 勇于对历史事件道歉是国家执政文明的一种表现。美国、澳大利亚两国政府多次借用对历史事件道歉产生的戏剧性象征意义，有效地提升了自身的国内国际形象。本文采用建构性话语分析视角，运用“行为戏剧主义”理论框架，探讨了1997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就“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精心建构的道歉话语，发现了政府针对历史事件道歉的一些基本原则：慎重原则；最高价值原则；五要素原则。而五要素原则又包括一些次准则，比如动机选择的“和解原则”，场景选择的“平衡原则”，身份选择的“配合准则”，话语选择的“14策略原则”和“原型叙事原则”，时间选择的“借势原则”。

关键词 建构性话语分析 行为戏剧主义 政府道歉 历史事件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pology Strategies on Historical Ev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Drama Theory: Taking U. S. Government Apologizes for *Tarski's Syphilis Experiment* as an Example

Gan Lihao

Abstract Apologizing for historical events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state's

ruling civilization. The American and Australian governments have borrowed dramatic symbolic meanings repeatedly from apologies for historical events to enhance their image at home and abroad effectively. This paper discusses on the Clinton government apology discourse on “Tarski Kyrgyzstan Syphilis Experiment” of 1997 who carefully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e discourse analysis on Behavioral Drama Theory. The study found some basic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pologizing for historical events: prudent principle, the highest value principle and the five element principle which includes some sub criteria- “reconciliation principle” in motivation choice, “balance principle” in scene choice, “coordination principle” in identity choice, “14 strategy principle” and “prototype narrative principle” in discourse choice, and “borrowing potential principle” in time choice.

Keyword Constructive discourse analysis, Behavioral dramism, Government apology, Historical events, *Tarski's Syphilis Experiment*

一 引言

20 世纪以来, 国家形象越来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少国家、政府和首脑频繁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就历史事件进行道歉, 以期重新修复自身在国内和国际的不良形象。从议题上看, 这些道歉行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 针对国内不公正政策和行为道歉。这些道歉行为主要出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 其主要道歉对象为国内少数民族或少数群体, 比如, 美国 1988 年就二战时期将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进行道歉和赔偿; 1997 年美国政府就“塔斯基梅毒实验”向黑人道歉; 2006 年对曾经的黑奴制向非裔美国人道歉; 2009 年对美国两个半世纪的奴隶制度道歉; 2010 年再次对印第安人的不公平待遇道歉; 2011 年 10 月 6 日和 2012 年 6 月 18 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分别以全票通过《排华法案》道歉案, 就 1882 年制定的这项歧视性法案向全体美国华人致歉。2008 年 2 月 13 日, 澳大利亚总统陆克文也就“被偷走的一代”进行道歉; 2016 年 5 月 24 日, 澳洲维州州政府还就歧视性法案向同性恋者道歉。2018 年 4 月 22 日, 加拿大温哥华市长罗伯逊就歧视华人历史正式道歉。另一方面, 针

对国际不人道行为道歉，比如，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就二战罪行向犹太人进行道歉；1993年美国政府就派兵支持推翻夏威夷原住民王朝道歉；1993年伊丽莎白女王对新西兰毛利人道歉；2002年朝鲜金正日就绑架日本人人质事件向日本道歉；2010年奥巴马就危地马拉“梅毒”事件道歉；2015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向韩国慰安妇道歉。

虽然这些道歉行为的背景、动因、目的和效果皆不相同，但是都引起了学界、政界和公众不同的评价，也都面临着任何政府在公众领域的道歉行为可能造成的各种悖论问题。^[1]由于1997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就“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道歉的文本最为完善，且该道歉行为的事先准备和原因在各种访谈资料和记者报道中披露最为完善，因此，本文希望从建构性话语分析视角考察并分析该道歉事件，并借此提出政府针对历史事件道歉的一些基本原则。

二 行为戏剧主义理论：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转向建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批评语言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其将社会批评理论与语言分析结合起来，逐渐成为跨学科的方法论研究领域。早期梵迪克（Van Dik）的社会认知学派，沃达克（Wodak）的话语历史学派，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的批评实在论和奇尔顿（Chilton）的认知政治话语分析皆致力于揭示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的不平等呈现。随后，由于批评话语分析对权力因素所作的批评过多，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可怕的世界，很容易使人丧失信心，克雷斯（Kress）提出话语分析应该从解构走向建构，应该告诉“设计者如何根据自己的兴趣，分配表征符号资源，塑造未来”。^[2]马丁（Martin）在他的启发下，提出积极话语分析，致力于寻找具有积极倾向的文本，并揭示该文本中隐含的各种积极意图，比如分析人们如何通过话语推动社会进步，如何实现社会和谐、人类平等议题。^[3]

实际上，克雷斯的话语不仅预示了积极性话语分析的可能性，也暗示了建构性话语分析可能性。也就是说，证明既有文本中的积极意图，进行积极性话语分析，只是话语分析工作的第一步，其还不够完全。话语分析还应该进行第二步分析，即通过第一步分析，寻找话语策略，提出适应社会新需要的话语规则，重新建构新的话语文本，从而在话语实践基础上寻

找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简而言之，建构性话语分析的分析逻辑应该如下：优先确定话语的价值、意图和意识形态。任何文本都是权力建构的文本，而意识形态决定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被运用到在哪些目的上。与批评性话语分析通过分析文本揭示意识形态不同，建构性话语分析首先确定言说者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意图，其次寻求符合话语意图、话语价值和话语意识形态的文本，再次分析该文本为了实现该意图使用了哪些话语策略和遵循了哪些话语规则。最后在未来出现类似案例的时候，运用这些话语策略和规则建构文本，在实践中重新对这些规则进行检验，并逐渐完善。总之，与批评性话语分析重视“分析”，擅长把整个语篇分解成一个一个语言符号不同，建构性话语分析旨在“组装”，其探究言说者如何根据自己意图，把一个一个语言符号和语言使用的语境要素拼合成一个语篇。与批评性话语分析核心目的在于“揭示”，旨在通过话语分析，揭示话语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不同，建构性话语分析核心目的在于“实现”，其旨在通过话语实践实现言说者的意图或者某种社会语体或者文体。

建构性话语分析可以基于语言学各种理论，比如系统功能语言学、修辞学、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灵活对话语进行分析，寻找特定社会话语现象中的话语规律。本文尝试建构“行为戏剧主义”分析框架，对人际交往中的各种“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其内涵如下。

（一）以“言语行为”为分析的核心对象

根据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语言不仅是反映世界的符号，而是一种建构世界的行为。胡范铸将该理论拓展到修辞学领域，并将“言语行为”定义为：主体是在一定的人际框架和语境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意图，结构出一个语篇，借助一定的媒介，使得另外的行为主体做出有关联的反应的这样一种游戏。^[4]根据该定义，道歉行为、威胁行为、请求行为、谎言行为、新闻写作行为、会议行为、广告行为和新闻发言行为等都属于“言语行为”，它们一方面要依据世界建构话语，另一方面又通过话语重塑世界。

（二）根据戏剧五要素进行分析“言语行为”

与批评话语分析探讨话语和社会互动的关系不同，建构性话语分析在

组装话语，实现言说者目的时，不能局限于对话语进行分析，^①还应该探讨言说者的动机、身份、场景和时机。具体如下：

动机：分析言说者需要满足哪些意图，以及希望达到何种效果。

话语：分析言说者如何设置议题，如何设置争议点，如何设置论辩结构、如何建构故事情节等。

角色：分析言说者如何挑选言说者身份，如何让不同身份的角色配合，如政府科层制工作人员之间的配合，媒体和政府之间的配合，意见领袖和政府的配合，受害者和政府的配合等。

场景：分析言语行为的社会、历史和国际背景；分析言说者如何挑选行为发生的地点和媒介。

时间：分析言说者如何把握言说的时机、频率和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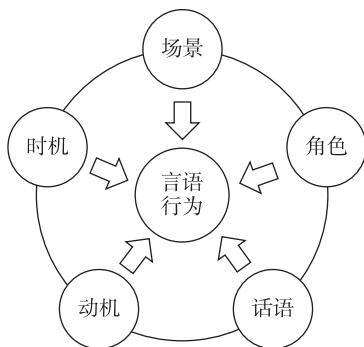


图1 “行为戏剧主义”理论

值得注意，五要素之下的要点还是可以进一步分析的。比如话语要素下就涉及“争议点”理论。而“争议点”理论在西方修辞学中一直是主流理论。比如，赫尔玛格拉斯将“事实”“定义”“品质”“程序”确定为修辞发明的四大争议点。“事实争议点”，指围绕事实认定发生意见冲突。“定义争议点”指围绕事情或者事件的属性和界定发生意见冲突。“品质争议点”，指围绕对事情和事件的归因、看法和评价发生意见冲突。“程序争议点”是围绕处理该事情和事件的程序 and 标准发生意见冲突。

^① 话语在话语分析中一直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宏观意义上的话语，指社会或者文化中弥漫的思维、评价、行动和交流的方式，另一种是微观意义上的话语，仅指具体言说的话。此处指第二种。参见保罗·吉《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三）根据分析结果，结合具体案例，总结出“言语行为”的规律和原则

“言语行为”是一种游戏，其具有游戏规则。根据塞尔对“言语行为”规则分类，规则分为“构成性规则”和“策略性规则”。“构成性行为规则”区分了不同“言语行为”之间的边界；“策略性规则”则影响了“言语行为”的效果。

虽然修辞学大师昆提利安对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规则对修辞作为一门实践和一个领域究竟用处多大持怀疑态度，对严守教条、循规蹈矩地照章办事更是坚决反对，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理论，从实践中总结规则，并在下一次实践中提供启发，却也存在实际价值。

三 案例分析：美国政府“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道歉

由于1997年美国政府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向黑人道歉事件在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场中影响最大，同时官方和媒体对该道歉行为的讨论也比较透明和深入，本文试图运用“行为戏剧主义理论”从动机、场景、时机、角色和话语五个方面来分析美国政府针对国内历史事件道歉行为的策略，并希望借此总结出一些可供启发的政府对历史事件道歉的话语规则。



图2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①

^① 图片来源互动百科。

（一）事件介绍

自1932年，美国公共卫生部（USPHS）授权塔斯基吉研究所在亚拉巴马州梅肯县（Macon County, Alabama）启动的一项人体试验，其全称为“针对未经治疗的男性黑人梅毒患者的实验”。在这项实验中，医生们以免费体检、免费治疗所谓“坏血病”、免费提供丧葬保险等条件，吸引当地400余名黑人男子在不清楚实验真正目的的情况下加入该“实验计划”，并隐瞒当事人长达40年，使大批受害人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人称“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这项原本声称为期6个月的计划一直进行到1972年。

直到1972年7月，美联社记者通过一名前公共卫生部官员提供的线索，首次揭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黑幕，旋即在美国各界，特别是黑人等少数族裔群体中引起轩然大波。随后，一个由医学、法学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于同年成立，授权调查“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真相。“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丑闻曝光后，受害者于1972年集体控告美国政府。

自1973年美国政府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一定经济赔偿。然而，调查委员会认为该实验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梅毒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良机”。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调查委员会并未将调查职责进行到底。最后调查委员会以可能会影响证人声誉的名义将收集的一批证据付诸一炬。

25年后，1997年5月16日，正式道歉姗姗来迟，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代表美国政府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道歉。

（二）基于“行为戏剧主义”理论的分析

1. 动机分析

为何“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从1972年被揭露后，在长达25年的时间内，政府都没有道歉，而1997年克林顿政府突然决定正式道歉呢？希望通过正式道歉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意图呢？

美国公共健康官员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一直以有助于增加医疗知识为理由，强调“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正当性。然而他们的这些措辞并没有让公众相信，反而增加了非裔美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托马斯和奎因

1991年就指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由于没有对参与者进行充分的告知和进行医疗教育，导致了当今美国黑人社会到处弥漫着对公共健康机构不信任的情绪”。^[5]

克林顿秘书麦柯里（McCurry）在一次新闻会议中指出：“总统就社会多元性、愈合社会创伤、和解谈了很多，我想道歉行为和总统这一年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应该作为一个多元社会团结在一起。”^[6]

总之，为了重拾非裔美国人对公共医疗体系的信任，为了打造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克林顿发表了该道歉演说。

2. 时机分析

克林顿道歉演讲时间发生在1997年5月16日下午2点26分，结束在下午2点41分。随后道歉全文被发布在《每周总统文件汇编》中^[7]。这次演讲时机经过精心选择。

首先，该道歉选择在“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被联邦政府知晓”25周年时期。在这个年份进行道歉演说，就为道歉行为本身赋予了特殊意义：25年来，政府只对受害者进行了经济补偿，但是缺乏对黑人社群在医疗上不公平的待遇进行反省和道歉，而受害者和他的家庭，以及梅肯地区的居民一直期盼着政府的道歉。总统选择在25周年道歉，预设着总统道歉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它将历史性地带给美国联邦政府更为光明的未来”。^[6]

其次，该道歉选择在摩根州立大学毕业典礼两天前进行。摩根州立大学是一所历史上的黑人大学。克林顿在该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在该演讲中，克林顿重点谈社会多元性的问题，谈政府对历史上种族歧视的反思，要获得黑人的支持。显然该道歉可以为克林顿在摩根州立大学的演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最后，“塔斯基吉”事件的揭露影响了克林顿选择道歉的时机。“塔斯基吉”事件指美国国家卫生健康局和疾病控制中心资助了一项实验，这项实验在非洲大陆进行，参与者主要是得了艾滋病的怀孕妇女，该项研究主要观察HIV在孕期是如何转移的，该研究同样没有对这些妇女提供积极的治疗。

显然，“塔斯基吉”事件也降低了非裔美国人对公共医疗体系的信任，加深了黑人群体认为美国公共医疗体系存在种族歧视的印象。

总之，从这三个方面分析道歉的时机选择，我们可以看出克林顿团队对道歉的时机挑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方面其可以利用事件 25 周年之机，表达政府决心，增加总统演讲的价值，扩大总统演讲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克林顿在摩根州立大学毕业典礼演讲的力量，最后还能抵消“塔斯基吉”事件的不良影响。

3. 角色分析

该部分可以分为“道歉主体分析”和“参与人员分析”。

(1) 道歉主体分析

针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美国政府可以选择不同的道歉主体，比如可以选择让现任美国公共卫生部（USPHS）负责人针对该事件道歉，也可以说服当年策划该实验的领衔研究人员约翰·卡特勒道歉。卡特勒 1985 年以教授身份从匹兹堡大学退休，2003 年才去世。还可以让当年事发地亚拉巴马州现任州长道歉。然而，克林顿总统选择了亲自道歉。

那么为何克林顿要亲自道歉呢？

主要原因在于“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负面影响已经遍及全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亚拉巴马州。在黑人群体眼中，该实验已经不是卡特勒的个人错误，也不仅仅是某个部门的失误，而体现了美国社会内部长期存在种族歧视和偏见。如果说某部门的具体行政错误可以由该部门领导出面道歉，涉及价值观和种族团结的问题，只有总统出面道歉才能起到效果。因为，美国总统是民选总统，所以总统传达的观念，应该是全体美国人的观念。也就是说，只有总统才能代表全体美国人对历史事件和全社会性的价值偏见进行反思和道歉。

另外，由于克林顿总统一直在致力于种族融合和社会多元化议题，利用“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被政府知晓”25 周年之际进行道歉，能够更有效地向公众传达出总统的意图和愿望，也容易让公众肯定总统的工作。

(2) 参与人员分析

该次演讲除了邀请著名媒体记者，还邀请了实验当年受害者及其家庭来到白宫，这样一方面为受害者家庭提供参观白宫的机会，表达了总统对受害者的尊重，同时，也为总统在白宫道歉塑造了道歉氛围，即总统不是对着空气道歉，也不是对着摄影机道歉，因为这样道歉，一方面总统很难找到道歉的感觉，另一方面也无助于表现一个戏剧性的道歉场景。只有受

受害者及其家人到场了，总统道歉行为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戏剧和故事，这时媒体摄像机能够作为第三者，将这个戏剧记录下来，再向公众播放出去，从而间接体现了总统道歉的真诚性和真实性。如果总统直接对着摄像机向全国人民道歉，则无法体现这种生动的故事效果，也无形中将公众变成故事参与者和道歉的接受者。而不同价值背景的公众一旦把自己置于道歉接受者的地位，他们对总统道歉行为的评价可能并不一致，甚至相反。而如果把幸存的受害者请到白宫，对他们好好招待，进行心理安抚，那么他们对总统道歉行为的评价，将直接影响全国公众对该道歉行为的评价。也就是说，受害者人数较少，而更容易做思想工作，也更加容易控制。如果受害者在现场都能认同总统的道歉行为和话语，那么全国公众也不容易提出微词。

4. 场景分析

本次场景分析包括地点分析和媒介分析两部分。

(1) 地点分析：

针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克林顿可以选择不同的道歉地点，比如他可以选择在受害人家中，也可以选择实验所在地亚拉巴马州梅肯县，然而他选择在白宫罗斯花园（the White House Rose Garden）的草坪上道歉。

那么克林顿为何选择在白宫里呢？

第一，他无法选择在受害人家中，因为该历史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很多受害者已死亡。即使幸存者，也大多垂垂老矣，总统贸然过去，可能会给对方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一般在伤害事件发生没有多久，去受害者家中道歉，效果是最好的。

第二，他没有选择在梅肯县塔斯基吉。如果总统选择在梅肯县塔斯基吉道歉，可能暗示公众，总统认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只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而这和公众的认知并不匹配。因此总统最终选择白宫，一方面总统本人可以免去去梅肯县来回奔波的麻烦；另一方面，“白宫”地点和总统身份是一致的，其暗示了总统希望把“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提升到国家层面，告诉公众，种族歧视并不是某个地区特有，而是全国性的，多元化社会是整个国家必须在集体认同的基础上通过奋斗，才能取得的。

(2) 媒介分析: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没有通过新闻发言人,或者公告形式,或者电话道歉,或者选择一两家重要媒体刊登道歉信的形式,而采用总统在花园中正式演讲的形式。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方面表现了总统希望通过“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道歉塑造自己个人形象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和配合“道歉行为”这一戏剧性行为特点。“总统亲自道歉”比某媒体刊登冷冰冰的“道歉信”本身更具有戏剧性,也更容易吸引公众的眼球,从而有效传达出“道歉行为”背后的意图:重塑美国的多元社会,重塑种族平等的价值观。

5. 话语分析

我们将从道歉 14 策略和话语选择上入手对克林顿道歉演讲稿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看看克林顿道歉的中英文演讲稿(见附录 1)。

(1) 道歉策略

甘莅豪(2017)指出道歉行为有 14 步话语策略可供选择:第 1 步,详细地陈述错误发生的过程;第 2 步,表示后悔之意;第 3 步,表示勇于承担责任;第 4 步,确认受害者的范围;第 5 步,请求原谅;第 6 步,和受害者寻求和解;第 7 步,指出道歉后希望达到的效果;第 8 步,对各种批评者详细、公开、毫无隐瞒地披露各种信息;第 9 步,提供各种解释;第 10 步,重申社会公认的价值观;第 11 步,提供补偿;第 12 步,追究责任;第 13 步,提供正确或者修正的行为;第 14 步,表示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1]

在这段演讲稿中,虽然秩序有所调整,但克林顿基本遵循了“14 策略原则”。下面我们结合演讲文本和道歉策略逐句进行分析。

今天,美国应该铭记这数百名在研究中没有得到他们同意和没有告知他们相关知识的实验者。我们应该记得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当美国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宣称免费提供医疗服务时,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希望,可是他们被出卖了。的确,当我们需要照顾的时候,医疗人员应该给予帮助,但他们需要医疗时,却没有得到帮助,相反,他们被他们的政府欺骗了。我国政府应该保护公民的权利,可是他们的权利

被践踏了40年。数百名男子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还有阿拉巴马州的梅肯县，塔斯基吉市，那里的优秀大学，以及更大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都被政府出卖。（第1步：详细地陈述错误发生的过程）

美国政府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影响深远的，不道德的错事。我们所有坚持诚信和平等的公民对政府这种行为都极其愤慨。（第3步，表示勇于承担责任）

对于幸存者，及其妻子，家人，孩子和孙子，我想说出你们心里话：地球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你失去生命，让你们遭受多年内心的折磨和痛苦。（第4步，确定受害者的范围）

已经做过的错事不能重新来过。但是我们可以结束沉默。我们不可以扭过头去，假装事情不存在。（第3步，表示勇于承担责任）

我们应该看着你们的眼睛，最后代表美国人民说，美国政府做的事是可耻的，我很抱歉。美国人民对你们多年来受到的伤害感到抱歉。（第2步，表示后悔之意）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你们被伤害了。我向你们道歉，我很遗憾这个道歉这么久才到来。（第5步，请求原谅）

对梅肯县，对塔斯基吉来说，对所有与这件事有联系的医生，（第4步，确定受害者的范围）

我们也应该向你们道歉。（第2步，表达后悔之意）

对于我们的非洲裔美国公民，（第4步，确定受害者的范围）

我很抱歉你们的联邦政府精心策划了一项显然是种族主义的研究。这种事绝不允许再发生了。这种事反对了我们国家所代表的一切，我们必须反对它。（第3步，表示勇于承担责任）

因此，让我们决心永远铭记在阿拉巴马州梅肯县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以便我们总能看见，当任何公民的权利被忽视、忽略和背叛，我们变得多么迟疑不决。让我们现在就决定一起前进吧。在塔斯基吉进行的这项研究所遗留问题已经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进步。它使我们的国家分裂了。当我们国家各个部分都不信任美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美国。道歉是第一步，我们承诺重建那个破碎的信任。（第7步，提出道歉后希望达到的效果）

我们可以开始确保再也没有像这样的一个插曲。（第14步，表示

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确保医学研究实践的健全和道德，确保研究人员与社区更紧密地合作。

今天，我想宣布几个步骤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第一，我们将帮助在塔斯基吉建立长期的纪念馆。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也将颁发资助计划，资助由著名科学家乔治·华盛顿·卡弗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杰出科学家杰克·华盛顿 (Booker T. Washington)，以及许多其他推动非洲裔美国人和所有美国人的健康和幸福的人，创立的学校。该学校将在研究和保健方面建立一个生物伦理学中心。该中心将在生物伦理和合法性方面进行研究和培训工作。(第13步，提供正确或者修正行为)

第二，我们承诺，我们将致力于增加我们的社区参与度，以便我们可以恢复失去的信任。在塔斯基吉进行的这项研究，使我们，特别是研究所在的地区，对医疗机构产生了不信任。在研究被停止后，联邦政府资助和授权的研究在征得知情者同意和地方强制审查后，开始检查研究机构的虐待行为。尽管如此，25年后，许多医学研究依然很少有非裔美国人参与，而非裔美国人的器官捐献者也很少。这妨碍了进行有前景的研究。而这些研究致力于包括非洲裔美国人在内的所有人提供最好的医疗保健。所以今天，我正在指导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长 Donna Shalala 在180天内发表一份关于如何让社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社区更好地参与研究和保健的报告。你必须——每个美国人都必须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医学研究。我们必须搁置抱怨。现在，我们必须把好处带给所有的美国人。(第9步，提供各种解释)

第三，我们承诺加强研究人员的生物伦理培训。我们不断致力于在保护人民健康和战胜疾病方面取得突破。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放心，他们的权利和尊严将得到尊重，因为新的药物，治疗和疗法将得到检验和使用。所以我正在指导 Shalala 秘书与高等教育合作，为医学研究人员准备培训材料。他们将在一年内提供这些服务。他们将帮助研究人员建立尊重个人、正义和知情同意的核心伦理原则，并就如何在不同人群中有效使用这些原则提出建议。(10步，重申社会公认的价值观)

第四，为了增加和扩大我们对伦理问题和临床研究的理解，我们承诺提供研究生奖学金，培训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生命伦理学家。HHS 将于 1998 年 9 月开始为有希望参加生物伦理学研究生课程的学生提供这些奖学金。（第 13 步，提供正确或者修正的行为）

第五，最后，根据行政命令，我今天也把全国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的章程延长到 1999 年 10 月。社会对这个委员会的需求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能够呼吁专家和社区代表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运用集体智慧，设法进一步加强对人类研究科目的保护。科学技术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更健康，更富有成效，更繁荣。（第 13 步，提供正确或者修正的行为）

但是，随着这些变化，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看到，当我们前进的时候，我们不会留下良知。没有理由不认为，如果我们以进步的名义失去道德的担当，事实上会失去很多东西。在塔斯基吉（Tuskegee）进行研究的人们放弃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从而降低了人的尊严。他们忘记了自己当初治疗病痛的承诺。他们有能力医治幸存者和所有其他人，但他们没有。（第 1 步：详细地陈述错误发生的过程）

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道歉。但是你有权力，只有肖先生，你在这里的其他人，只有你和我们一起在塔斯基吉的家人才有权力原谅。你们在这里的出现向我们表明，你们很早就选择了比你们的政府更好的路。你选择了原谅。我希望今天和明天每一个美国人都会记住你们的选择，并靠它活着。谢谢你，上帝保佑你。（第 5 步，请求原谅）

从该文本可以看出，克林顿采用了道歉话语 14 策略中的 11 个策略。在 14 个策略中，他没有使用 3 个策略：第 8 步，对各种批评者详细、公开、毫无隐瞒地披露各种信息；第 11 步，提供补偿；第 12 步，追究责任。之所以缺少这几个策略，是因为克林顿是就历史事件，而不是突发事件，进行道歉。塔基斯克事件暴露后，政府已经一直在披露各种信息，也对受害者提供了补偿，也追究了相关人员的责任，只是社会一直缺乏一个道歉。而克林顿直到 25 年后才举办道歉演讲。该演讲目的就是为了弥补社会上对道歉的呼吁，重拾社会道义，而非补偿受害者或者惩罚责任人。

(2) 叙事模式选择

另外，我们再从叙事模式选择上看克林顿是如何建构历史事件来满足现在和未来的需要。

从叙事视角上看，人际交往的核心是人们如何使用象征性符号。费斯（fisher, 1984）提出叙事技巧可以将不同修辞理论和方法结合在一起，最后形成一种简洁的人际交往理论，他指出“叙事模式将人类交流看作是基于不同理由的历史，情境，和故事之间的竞争。”^[8]

首先克林顿运用了英雄/恶棍模式，在故事中，他塑造了在“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悲剧中的恶棍和英雄两个形象。他指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受害者被美国公共卫生部（USPHS）背叛。

当美国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宣称免费提供医疗服务时，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希望，可是他们被出卖了。的确，当我们需要照顾的时候，医疗人员应该给予帮助，但他们需要医疗时，却没有得到帮助，相反，他们被他们的政府欺骗了。我国政府应该保护公民的权利，可是他们的权利被践踏了40年。数百名男子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还有阿拉巴马州的梅肯县，塔斯基吉市，那里的优秀大学，以及更大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都被政府出卖。

其实造成“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悲剧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美国社会公民上整体的种族歧视氛围，该项目领衔研究医生约翰·卡特勒，还有塔斯基吉研究所，以及对该实验项目加以批准的美国公共卫生部等。在演讲中，美国公共卫生部被塑造成“恶棍”。之所以选择美国公共卫生部，是因为该部门代表了美国联邦政府。克林顿通过把责任归因到以前联邦政府，把以前政府当成“恶棍”，从而把自己塑造成英雄，自己作为新政府的总统，重新进行改革，重新塑造价值观，重新把美国带入新的时代。

美国政府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影响深远的，不道德的错事。我们所有坚持诚信和平等的公民对政府这种行为都极其愤慨。对于幸存者，及其妻子，家人，孩子和孙子，我想说出你们心里话：地球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你失去生命，让你们遭受多年内心的折磨和痛苦。

已经做过的错事不能重新来过。但是我们可以结束沉默。我们不可以扭过头去，假装事情不存在。我们应该看着你们的眼睛，最后代表美国人民说，美国政府做的事是可耻的，我很抱歉。美国人民对你们多年来受到的伤害感到抱歉。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你们被伤害了。我向你们道歉，我很遗憾这个道歉这么久才到来。对梅肯县，对塔斯基吉来说，对所有与这件事有联系的医生，我们也应该向你们道歉。对于我们的非洲裔美国公民，我很抱歉你们的联邦政府精心策划了一项显然是种族主义的研究。这种事绝不允许再发生了。这种事反对了我们国家所代表的一切，我们必须反对它。

在这一段中，克林顿依然在谴责以前的美国政府，把美国前政府塑造成“恶棍”，而将自己塑造成了“英雄”，该英雄可以“代表美国人民”，向受害者，向非洲裔美国公民道歉。

其次，克林顿加强了“科学与技术推进社会进步”这种元叙事，从而为人民谅解“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提供了理由。其指出：

其次，我们承诺，我们将致力于增加我们的社区参与度，以便我们可以恢复失去的信任。在塔斯基吉进行的这项研究，使我们，特别是研究所在的地区，对医疗机构产生了不信任。在研究被停止后，联邦政府资助和授权的研究在征得知情者同意和地方强制审查后，开始检查研究机构的虐待行为。尽管如此，25年后，许多医学研究依然很少有非裔美国人参与，而非裔美国人的器官捐献者也很少。这妨碍了进行有前景的研究。而这些研究致力于包括非洲裔美国人在内的所有人提供最好的医疗保健。所以今天，我正在指导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长 Donna Shalala 在 180 天内发表一份关于如何让社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社区更好地参与研究和保健的报告。你必须——每个美国人都必须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医学研究。我们必须搁置抱怨。现在，我们必须把好处带给所有的美国人。

在这段话中，克林顿首先肯定了“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背后预设的合理性，即为了科学和技术进步，进行实验研究是合理的。其次他指出，现

在很多医学研究很少有非裔美国人加入，提倡非裔美国人加入实验，能够为非裔群体“提供最好的医疗保障”，也能为全体美国人服务。再次他指出在参加实验的时候，应该严格避免种族歧视和虐待行为，最后他回到他道歉的主题，各种族和各群体搁置抱怨，面向未来。同时，进一步暗示自己就是带领美国人民走向更光明未来的总统。

总之，通过“行为戏剧主义理论”分析，我们发现，克林顿通过巧妙使用了11条道歉策略，塑造了一个“英雄/恶棍”的叙事模式，以及利用“科学技术促进社会进步元叙事”模型，精心挑选听众、媒体、场地，把自己不仅塑造成人民的代表，而且是将人民从旧的令人羞耻的旧政府中解救出来的英雄。而英雄身份的合法性，又促使克林顿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能够要求各种族、各群体搁置争议，面向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光明未来。

四 结论

在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中，道歉行为主要目的常常是为了取得受害者原谅，而国家针对历史事件道歉行为的着眼点则不能仅仅是取得受害者的原谅，而应该是推动未来社会整体公序良俗的健康发展。目前对历史事件道歉的国家通常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而我国政府还没有对重大历史事件道歉的案例。然而没有道歉，并不意味着以后不需要道歉。也就是说，我国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存在执政失误。这些失误，由于现实语境的各种制约，暂时不适合采用道歉行为，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以后某个时候，政府不需要借助国家道歉这种戏剧性的象征行为，向国民和国际社会表达自己的价值理念和变革决心。西汉·戴圣《礼记·中庸》曾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只有通过研究美国欧洲的国家道歉行为，总结出政府对历史性事件道歉的一些基本原则，才能在国家政府需要道歉的时候，提供有效的对策建议。

基于美国克林顿政府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事件精心构建话语，试图重建美国政府形象的道歉行为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政府或者国家领导人对历史事件进行道歉的一些基本原则。

慎重原则。由于存在道歉悖论，^①对历史事件进行道歉要慎重考虑，不能轻率。

最高价值原则。只有当领导人或者国家认为社会风气、公民认同感和政策层面上需要强调和改变的时候，才可以利用历史事件进行道歉，从而向社会发出信号，重建社会价值观或者重新弥合社会裂缝。

五要素原则。应该从动机（目的）、场景、角色、话语、时间五个要素出发，灵活运用各种策略对道歉行为进行分析和建构，比如：在动机选择上，应该提倡“和解原则”，政府对历史事件道歉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受害者及其周围人员的原谅，同时促进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社区之间的对话、理解与和谐共处。在场景选择中，应该注意“平衡原则”，即道歉场景配置应在“成本”和“效果”中平衡，其中成本包括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和声望成本。进行道歉过程中，并不是成本越高效果越好，很多时候，应该根据传播媒介、道歉主体的方便、以及传播效果来选择合适的地点、媒介和场景配置。在角色选择中，应注意“配合原则”，一方面要关注自身多重性身份的配合问题，比如克林顿有个人身份、总统身份、父亲身份、丈夫身份等，选择适合的身份配合合适的话语进行道歉，另一方面要关注不同角色之间的身份配合问题，不同角色之间互相配合，无论是谅解，还是冲突都能够产生戏剧性的情景，甚至产生戏剧性的效果。在话语选择中需要注意“14策略原则”和“原型叙事原则”，也就是说道歉行为需要14种话语策略互相配合，其话语结构中应该包含人类群体存在一些最基本的二元对立的原型叙事结构。这些策略和结构潜藏在人们群体的认知结构里，有意识运用这些策略和结构不仅方便人们理解，而

① 甘莅豪指出道歉主体道歉时需要面对十大悖论：当需要对不合适行为负责时，主体首先进入判断悖论，即需要判断采不采取道歉策略。当主体决定采用“道歉”话语策略后，随之又会面对九个悖论：坚决维护道义，还是避免承担巨额赔偿的道义悖论；道歉会提升还是降低声望的声望悖论；道歉是自降身段，还是自抬身段的身段悖论；道歉是拉近还是拉远和公众情感距离的情感悖论；不合适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道歉是开诚布公还是鲁莽虚伪的时间悖论；系统性原因造成危机频繁发生，频繁道歉显得无能虚伪，不频繁道歉又显得前后不一的频率道歉；道歉主体是上位的管理者还是下位的服务者、是个人身份还是公职身份的身份悖论。在责任归属不明晰的科层制中，政府科层是监管者，还是负责人的责任归属悖论；道歉行为被视为承担责任还是逃避责任的责任承担悖论。详见甘莅豪《政治传播中的政府道歉行为分析》，《新媒体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且更容易取得人们的认同。在时间选择中，注意“借势原则”，即言语行为如果能够借助某种具有历史意义或者社会习俗的日子进行，那么就可以事半功倍，不仅减少宣传成本，而且可以制造出戏剧性效果，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象征成本。

当然，这些道歉行为原则并非政府必须严格遵守的，而只是一些可以提供启发的原则，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以后一旦决定对历史事件采用道歉行为，重塑领导人、政府和国家形象时，可以参照这些原则，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国民心态以及当时语境，进行灵活运用，才可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国家话语生态中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突发事件政府应急话语技术与形象修复策略研究”（13CXW040）阶段性成果，并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精品力作培育项目（2017ECNU-JP011）资助]

注释

- [1] 甘莅豪. 政治传播中的政府道歉行为分析 [C] //新媒体与社会.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2] Kress, G.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C]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5 - 31.
- [3] Martin. 批评性话语分析/积极性话语分析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 [4] 胡范铸. 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 理论、方法、案例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7.
- [5] Thomas, S, Quinn, S. C. . Public health then and now [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71 (81): 1498 - 1505.
- [6] McCurry, M. . Press briefings [EB/OL]. <http://library.whitehouse.gov>.
- [7] Clinton, B. Remarks in apology to African-Americans on the Tuskegee Experiment

- [J].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1997 (33): 718-720.
- [8] McCurry, M. Press briefings [EB/OL]. <http://library.whitehouse.gov>.
- [9] 甘莅豪. 政治传播中的政府道歉行为分析 [C] // 新媒体与社会.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10] Fisher, W. R. Narration as a human communication paradigm: The case of public moral argument [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984 (51): 1-22.

附录 1

President Clinton's Speech of Apology for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克林顿总体关于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道歉演讲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Sunday, Mr. Shaw will celebrate his 95th birthday. I would like to recognize the other survivors who are here today and their families: Mr. Charlie Pollard is here. Mr. Carter Howard. Mr. Fred Simmons. Mr. Simmons just took his first airplane ride, and he reckons he's about 110 years old, so I think it's time for him to take a chance or two. I'm glad he did. And Mr. Frederick Moss, thank you, sir. I would also like to ask three family representatives who are here Sam Doner is represented by his daughter, Gwendolyn Cox. Thank you, Gwendolyn. Ernest Hendon, who is watching in Tuskegee, is represented by his brother, North Hendon. Thank you, sir, for being here. And George Key is represented by his grandson, Christopher Monroe. Thank you, Chris. I also acknowledge the families, community lead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watching today by satellite from Tuskegee.

女士们，先生们：

周日，肖先生将庆祝他的 95 岁生日。我也很高兴认识今天在场的其他幸存者及其家属：查理·波拉德，卡特·霍华德先生，弗雷德·西蒙斯先生。西蒙斯先生刚刚乘坐了他人生的第一班飞机，估计他已经 110 岁了，所以我认为他该抓住这次乘飞机的机会。我很高兴他做到了。弗雷德里克·莫斯先生，谢谢你，先生。我还想问候在这里的三位家庭代表：由他的女儿格温多琳·考克斯代表的萨姆·多纳。谢谢你；正在塔斯基吉观看的格温多琳。欧内斯特·亨登。他的兄弟诺斯·亨顿代表他来到现场。先生，谢谢你在这里。由他的孙子克里斯托弗·莫诺代表乔治·可。谢谢，克里斯。我还要感

谢今天从塔斯基吉通过卫星看直播的家庭，社区领袖，老师和学生。

The White House is the people's house; we are glad to have all of you here today. I thank Dr. David Satcher for his role in this. I thank Congresswoman Waters and Congressman Hilliard, Congressman Stokes, the entir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Dr. Satcher, members of the cabinet who are here, Secretary Herman, Secretary Slater, a great friend of freedom, Fred Gray, thank you for fighting this long battle all these long years.

白宫是人民的家，我们很高兴看到今天在这里你们所有人。我感谢大卫·斯达特博士在这方面的作用。我感谢众议员沃特斯，众议员希利亚德和众议员斯托克斯，整个国会核心黑人小组成员：萨彻尔博士，内阁成员赫尔曼，秘书斯莱特，还有我们自由而伟大的朋友，弗雷德·格雷，感谢你们这么长时间的战斗和付出。

The eight men who are survivors of the syphilis study at Tuskegee are a living link to a time not so very long ago that many Americans would prefer not to remember but we dare not forget. It was a time when our Nation failed to live up to its ideals, when our Nation broke the trust with our people that is the very foundation of our democracy. It is not only in remembering that shameful past that we can make amends and repair our Nation, but it is in remembering that past that we can build a better present and a better future. And without remembering it, we cannot make amends and we cannot go forward.

在塔斯基吉梅毒研究中的幸存者的八个人是“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见证者。这项研究许多美国人不愿意记住，但我们却不敢忘记。那时我们的国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的国家破坏了人民对我们的信任，而这份信任这是我们民主的基础。我们不仅要记住、修正和修复我们国家这些可耻的过去，而且要记住，通过对过去的反思，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现在和更美好的未来。而没有记住它，我们不能弥补，也不能前进。

So today America does remember the hundreds of men used in research without their knowledge and consent. We remember them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Men who were poor and African-American, without resources and with few alternatives, they believed they had found hope when they were offered free medical care by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They were betrayed. Medical people

are supposed to help when we need care, but even once a cure was discovered, they were denied help, and they were lied to by their Government. Our Government is supposed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its citizens; their rights were trampled upon—40 years, hundreds of men betrayed, along with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along with the community in Macon County, Alabama, the City of Tuskegee, the fine university there, and the larger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今天，美国应该铭记这数百名在研究中没有得到他们同意和没有告知他们相关知识的实验者。我们应该记得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当美国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宣称免费提供医疗服务时，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希望，可是他们被出卖了。的确，当我们需要照顾的时候，医疗人员应该给予帮助，但他们需要医疗时，却没有得到帮助，相反，他们被他们的政府欺骗了。我国政府应该保护公民的权利，可是他们的权利被践踏了40年。数百名男子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还有阿拉巴马州的梅肯县，塔斯基吉市，那里的优秀大学，以及更大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都被政府出卖。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id something that was wrong, deeply, profoundly, morally wrong. It was an outrage to our commitment to integrity and equality for all our citizens. To the survivors, to the wives and family members, the children, and the grandchildren, I say what you know: No power on Earth can give you back the lives lost, the pain suffered, the years of internal torment and anguish. What was done cannot be undone. But we can end the silence. We can stop turning our heads away. We can look at you in the eye and finally say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w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id was shameful, and I am sorry.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sorry—for the loss, for the years of hurt. You did nothing wrong, but you were grievously wronged. I apologize, and I am sorry that this apology has been so long in coming. To Macon County, to Tuskegee, to the doctors who have been w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 events there, you have our apology, as well. To our African-American citizens, I am sorry that your Federal Government orchestrated a study so clearly racist. That can never be allowed to happen again. It is against everything our country stands for and what we must stand against is what it was.

美国政府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影响深远的，不道德的错事。我们所有

坚持诚信和平等的公民对政府这种行为都极其愤慨。对于幸存者，及其妻子，家人，孩子和孙子，我想说出你们心里话：地球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你失去生命，让你们遭受多年内心的折磨和痛苦。已经做过的错事不能重新来过。但是我们可以结束沉默。我们不可以扭过头去，假装事情不存在。我们应该看着你们的眼睛，最后代表美国人民说，美国政府做的事是可耻的，我很抱歉。美国人民对你们多年来受到的伤害感到抱歉。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你们被伤害了。我向你们道歉，我很遗憾这个道歉这么久才到来。对梅肯县，对塔斯基吉来说，对所有与这件事有联系的医生，我们也应该向你们道歉。对于我们的非洲裔美国公民，我很抱歉你们的联邦政府精心策划了一项显然是种族主义的研究。这种事绝不允许再发生了。这种事反对了我们国家所代表的一切，我们必须反对它。

So let us resolve to hold forever in our hearts and minds the memory of a time not long ago in Macon County, Alabama, so that we can always see how adrift we can become when the rights of any citizens are neglected, ignored, and betrayed. And let us resolve here and now to move forward together. The legacy of the study at Tuskegee has reached far and deep, in ways that hurt our progress and divided our Nation. We cannot be one America when a whole segment of our Nation has no trust in America. An apology is the first step, and we take it with a commitment to rebuild that broken trust. We can begin by making sure there is never again another episode like this one. We need to do more to ensure that medical research practices are sound and ethical and that researchers work more closely with communities.

因此，让我们决心永远铭记在阿拉巴马州梅肯县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以便我们总能看到，当任何公民的权利被忽视、忽略和背叛，我们变得多么迟疑不决。让我们现在就决定一起前进吧。在塔斯基吉进行的这项研究所遗留问题已经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进步。它使我们的国家分裂了。当我们国家各个部分都不信任美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美国。道歉是第一步，我们承诺重建那个破碎的信任。我们可以开始确保再也没有像这样的一个插曲。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确保医学研究实践的健全和道德，确保研究人员与社区更紧密地合作。

Today I would like to announce several steps to help us achieve these goals.

First, we will help to build that lasting memorial at Tuskegee. The school founded by Booker T. Washington, distinguished by the renowned scientist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and so many others who advanced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frican-Americans and all Americans, is a fitting site.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will award a planning grant so the school can pursue establishing a center for bioethics in research and health care. The center will serve as a museum of the study and support efforts to address its legacy and strengthen bioethics training.

今天，我想宣布几个步骤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第一，我们将帮助在塔斯基吉建立长期的纪念馆。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也将颁发资助计划，资助由著名科学家乔治·华盛顿·卡弗（George Washington Carver），杰出科学家杰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以及许多其他推动非洲裔美国人和所有美国人的健康和幸福的人，创立的学校。该学校将在研究和保健方面建立一个生物伦理学中心。该中心将在生物伦理和合法性方面进行研究和培训

工作。

Second, we commit to increase our community involvement so that we may begin restoring lost trust. The study at Tuskegee served to sow distrust of our medical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where research is involved. Since the study was halted, abuses have been checked by making informed consent and local review mandatory in federally funded and mandated research. Still, 25 years later, many medical studies have little African-American participation and African-American organ donors are few. This impedes efforts to conduct promising research and to provide the best health care to all our people, including African-Americans. So today, I'm directing the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onna Shalala, to issue a report in 180 days about how we can best involve communities, especially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research and health care. You must every American group must be involved in medical research in ways that are positive. We have put the curse behind us; now we must bring the benefits to all Americans.

第二，我们承诺，我们将致力于增加我们的社区参与度，以便我们可以恢复失去的信任。在塔斯基吉进行的这项研究，使我们，特别是研究所在的地区，对医疗机构产生了不信任。在研究被停止后，联邦政府资助和授权的

研究在征得知情者同意和地方强制审查后，开始检查研究机构的虐待行为。尽管如此，25年后，许多医学研究依然很少有非裔美国人参与，而非裔美国人的器官捐献者也很少。这妨碍了进行有前景的研究。而这些研究致力于包括非裔美国人在内的所有人提供最好的医疗保健。所以今天，我正在指导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长 Donna Shalala 在 180 天内发表一份关于如何让社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社区更好地参与研究和保健的报告。你必须——每个美国人都必须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医学研究。我们必须搁置抱怨。现在，我们必须把好处带给所有的美国人。

Third, we commit to strengthen researchers' training in bioethics. We are constantly working on making breakthroughs in protecting the health of our people and in vanquishing diseases. But all our people must be assured that their rights and dignity will be respected as new drugs, treatments and therapies are tested and used. So I am directing Secretary Shalala to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higher education to prepare training materials for medical researchers. They will be available in a year. They will help researchers build on core ethical principles of respect for individuals, justice, and informed consent, and advise them on how to use these principles effectively in diverse populations.

第三，我们承诺加强研究人员的生物伦理培训。我们不断致力于在保护人民健康和战胜疾病方面取得突破。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放心，他们的权利和尊严将得到尊重，因为新的药物，治疗和疗法将得到检验和使用。所以我正在指导 Shalala 秘书与高等教育合作，为医学研究人员准备培训材料。他们将在一年内提供这些服务。他们将帮助研究人员建立尊重个人、正义和知情同意的核心伦理原则，并就如何在不同人群中有效使用这些原则提出建议。

Fourth, to increase and broaden our understanding of ethical issues and clinical research, we commit to providing postgraduate fellowships to train bioethicists especially among African-Americans and other minority groups. HHS will offer these fellowships beginning in September of 1998 to promising students enrolled in bioethics graduate programs.

第四，为了增加和扩大我们对伦理问题和临床研究的理解，我们承诺提供研究生奖学金，培训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生命伦理学家。HHS 将

于1998年9月开始为有希望参加生物伦理学研究生课程的学生提供这些奖学金。

And finally, by Executive order I am also today extending the charter of the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to October of 1999. The need for this commission is clear. We must be able to call on the thoughtful, collective wisdom of experts and community representatives to find ways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protections for subjects in human research. We face a challenge in our tim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rapidly changing our lives with the promise of making us much healthier, much more productive and more prosperous. But with these changes we must work harder to see that as we advance we don't leave behind our conscience. No ground is gained and, indeed, much is lost if we lose our moral bearings in the name of progress. The people who ran the study at Tuskegee diminished the stature of man by abandoning the most basic ethical precepts. They forgot their pledge to heal and repair. They had the power to heal the survivors and all the others, and they did not.

第五，根据行政命令，我今天也把全国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的章程扩大到1999年10月。社会对这个委员会的需求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能够呼吁专家和社区代表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运用集体智慧，设法进一步加强对人类研究科目的保护我们在这个时代面临挑战。科学技术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更健康，更富有成效，更繁荣。但是，随着这些变化，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看到，当我们前进的时候，我们不会留下良知。没有理由不认为，如果我们以进步的名义失去道德的担当，事实上会失去很多东西。在塔斯基吉（Tuskegee）进行研究的人们放弃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从而降低了人的尊严。他们忘记了自己当初治疗病痛承诺。他们有能力医治幸存者和所有其他人，但他们没有。

Today, all we can do is apologize. But you have the power, for only you, Mr. Shaw, the others who are here, the family members who are with us in Tuskegee only you have the power to forgive. Your presence here shows us that you have chosen a better path than your Government did so long ago. You have not withheld the power to forgive. I hope today and tomorrow every American will remember your lesson and live by it. Thank you, and God bless you.

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道歉。但是你有权力，只有肖先生，你在这里的其他人，只有你和我们一起在塔斯基家的家人才有权力原谅。你们在这里的出现向我们表明，你们很早就选择了比你们的政府更好的路。你选择了原谅。我希望今天和明天每一个美国人都会记住你们的选择，并靠它活着。谢谢你，上帝保佑你。